西

東

聞

見

錄

		自	卷之八十七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ă
名	佚	茶	基	邵寶二	
表	鹊	曉	鄭	周用	
縇		胡世等二月	胡	全性が和	
兀禎	張二	魯	新	陳銳三期	
瑤	石	劉大夏	劉	王恕	
王夔	王	璵	王	劉天和 五月	
恪	徐	涾	丘	徐有貞	
孫原貞	孫西	榮	楊	宋濂	
				前言	İ
				治河上	治
-					工部一
		外蜡	西國間見錄卷之八十七目錄	闻見錄卷之	西國

西國開見錄卷之八十七, 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為阿剌腦兒二澤又東為赤濱河而赤里出之水 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朵甘思 雅則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會故河常橫濱爲患 宋公濂日比歲河决不治上深憂之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 由西分忽開之水從南會也星木之水復至自東南于是其流漸大日 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蹇渾濁而其流益大朵甘思東北鄙有 脱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爲九派孫幹論譯云九渡也水尚 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日火敦腦兒譯言星宿 工部一 治河上 前言 是 卷之入十七 始月上 横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孟津洛汭至于大伾而下骥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 既遠其注也必然故神馬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抵柱及 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 與納鄰哈喇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旣復折 **渡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隔即隔隄二地至哈喇別黑赤** 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跡其後又疏屯氏諸河復入于千 為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 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 又决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灣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 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為入而入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蹇 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濱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 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於樂始改其故道九河之 通于淮泗巩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

大山四時皆積雪日亦耳麻不莫刺又日曆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

天下禹出而始治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 首在冀州岂非水之利害所係者大而畿地之內宜愼其防以爲弘遠 楊榮曰天下之難治者莫喻水而治水之先者莫喻京師故大禹之蹟 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有其瘳乎 **價事者也攤切價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不可** 或者不知遂以河决歸于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 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于 猶百人爲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 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 巨浸民生墊彌比古為猶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于故道 谁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輪漕鄆地幾千里悉爲 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 决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决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 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自漢至唐平 老之人十七

1

登培埴加厚崇二丈三尺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昔益堅旣告成 統元年冬畢工于二年夏几用工匠二萬餘月給糧館以萬計累石重 其務存堅久勿爲苟且庶幾暫勞永逸羣公効命材謀共濟經始于正 **衡决浸流而東浸沒田盧民弗安業聖朝建北京視河為襟帶永樂間** 劉靖及子平鄉侯弘築戾陵堰以防之水患以息後人思其功謂之劉 賜鈔幣以勞之其視氣戾陵堰役費加倍而堅實亦過之 勢平而土脈疏衝激震蕩遷徙弗常後魏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建成侯 懷來行兩山間拘束齟齬而不得肆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之東地 屡當修築輒復頹圮今聖天子嗣位命工部侍郎李庸內宮監少監姜 師懼歷世既久水勢漸更下流十五里距盧州不遠有日狼窩口時復 發為渾泉而為桑乾河鴈門應州雲中山西諸水皆會焉愈遠盆大過 賜名固安堤置守護者二十家建祠于上有司以時修祀禮凡督事悉 山義往任厥事復命太監阮公安少保工部尚書吳公中總其事宜敕 之圖也繁蘆溝之河發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

而已天時已經地利既緯而人事于是乎盡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 景泰四年徐有貞河道功完碑日凡平水上其要在乎天時地利人事 外逃戶暫為蘇息則斯民可少甦矣 濟事至張秋則下流亦易達矣乞將所用軍夫只于見在數內接取此 黄河水勢更改不常易于淤塞况漕運河內淺處尤在濟事一帶若瑜 與此大工未免一概動衆且河口上不堅實河底沙泥深陷難以開深 淤自後一淤一塔軍夫勞役未有專息兼以歲時荒散流徙相望今欲 達張秋以入運河先曾淤塞水樂年間用軍夫十有餘萬開挑遂至不 但知其利而不計其害聞其便而不悉其難者矣如金龍口接黃河水 不可逆焉以凐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勢反是治所以難蓋 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於勞則益旱則潤此遭途所 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旣肆又繇豫而兗土益疎水 **** į 始河上

孫原貞曰北京儲積漕運實重而水利為急然有未嘗至其地審其勢

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九堰旣設其水遂不 用平水勢旣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 而至行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大潴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 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行九里而至濮陽之深九里 節宣傳無盜酒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報日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制 而長倍之架膚截流欖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 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 北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過其過而導其微 有五里而至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李阜之涯蘇李阜而上又二十里 欲教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决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 而資灌溉者爲順百數十萬爰作大堰其上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 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地出沮迦 而至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毒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東西影塘又十 爲阻者敷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敖也今

蓋自始告祭與工至于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惟水之治自古爲難 斤十有二萬鍵三千短八百釜一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期倍之葉稍 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凡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爲 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 大焉夫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皆鉅 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糧于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 力奏獨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舒民力天子 宣用平水道繇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與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 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輪頁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思執 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 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渡其盈過丈則放 **漕渠繇沙灣而北至于臨濟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事凡二百一十** 而浅之皆通于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 之用平水性既乃導议泗之類而出諸川匯禮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

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 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衞州决入渦河以合于淮舊河在開封北四 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川頹上東至壽州正陽鎮 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之黑羊 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下流與漯川爲一宋熙事十年河又分 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于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决于 年河徙東郡東注渤海繼决于瓠子又决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相 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 渾而濁其爲患于中國也視諸水爲甚焉再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 丘濬疏曰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為大其類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 勞萬乘投壁馬籲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 民之資大矣厚矣 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激焉以漕焉以真焉無弗便者是于軍國之計生 億漢武之瓠子不以藏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 *卷之八十七

水以同歸于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豬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 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皆名 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 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决不可使之東行一决而 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 以濱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黄河之全蓋合二濱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 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斷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 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 而又之南矣河水所營害亦隨之邺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 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 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 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决榮陽 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歷睢陽亳穎以迄于濠淮之境民之受害 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

一、公式はアンして、上、上は

甚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海流相地勢于其下流迤東 動民合小而成大棄少以就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 以地而償其室鷹偶損民業則官倍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值或 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 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于验出 分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于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 河之傍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 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于所條支 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 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之可比 而利日與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事請于所用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 而河之流不及于平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東溢而河之委易達于海如 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况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 也甚矣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

為海運之說者當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决其 陵江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隄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 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 夏前來修理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 上廑聖衷軫念運道之阻難生民之魚鼈特粉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 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彌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 又决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 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 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决于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决榮 **等州洪武二十四年决武原縣黑羊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頂城** 徐公恪曰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 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閒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 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 陽帝鄉國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聖明留意

治河上

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 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 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榮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 **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玩** 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溢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 已者烏可以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

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于履陸 復淤旣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决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 下流之勢水勢旣殺則决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旣濬之後不能保其不

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

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

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决難成 之牽挽過于六贏馬之馳驅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 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歷怨具陳不爲無據寥寥 併傭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虛空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 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由張秋 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藥販済 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验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 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問張秋塞决事例借接九江等處鈔關荆州 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爲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故治河五法 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况成大 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安施朝廷宜斷自宸衷參以國 比之勝國尤爲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椿草鐵石船掃等料 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于河道無甚相關及買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 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 Ī I Ą 見鉄 を之人十七一治河上

部力與贊襄俾凡椿草等料得預爲計待今入月以後秋水稍落再行 量免二名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之必將感念聖德歌咏載途而趨事 張秋塞口人夫于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與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 榜草等料先宜多備如黄陵岡塞口人夫于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 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 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 稅不一慰安人哉再勑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 赴工無有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發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 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債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事 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接醫調治人心懽悅則用功必力 有負智能善扼塞者悉期取用俾罄巧思並以屈羣策用工人夫加意 相度利害斟酌鍰急與劉大夏議處起情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 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 是深念國計頒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

劉天和日治河六柳一日臥柳几春初築隄每用上一層即于隄內外 平滿如隄高一丈俱依此栽十層即平矣以上三法皆專爲固護隄岸 寸于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即與先栽一尺柳橋平矣卻于上退 五寸如编籍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臥栽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 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隄岸俱用柳椿如雞子大小四尺長者用引 許即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二小寸三曰編柳凡近河 用小引機于隄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 不許間少二日低柳凡舊隄及新隄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 鋪二小尺餘不許短淺土面止留二小寸不許留長自隄根直栽至頂 兩邊各橫鋪如錢如指大柳條一層每一尺許一枝不許稀疎上內橫 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 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綢繆名爲活龍尾掃雖風浪衝激可 四五寸仍用引橛密栽柳條一層亦栽臥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 慑先從隄根密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二三寸卻用柳條將柳樁編高

丈二尺長一丈六尺長二丈五尺等鐵裹引機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 法止可護隄防漲溢之外水如倒岸衝隄之水亦難矣凡離數里及觀 掃土不猶愈于臨水下掃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 惟取長直但下如鷄子上儘枝稍長餘二丈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卽用 河勢將衝之處隄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 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前法運河黃河通用四曰深柳前三 保無虞而枝稍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隄有築已 乎今睢州見有臨河四方土墩水不能衝者詢之父老舉云農家舊圃 枝稍長茂將來河水衝嚙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樁內實稍草 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稍或數枝全留切不可單少其出土 深二丈許然後將勁直帶稍柳枝如根稍俱大者爲上否則不拘大小 四圍柳枝代去而根猶存彼不過淺栽一層況深栽十層也及觀洪浪 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 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株仍視河勢緩急 卷之人十七

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隄矣如沿河居民各照地界自築一二 難以築隄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渰沒 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敷層審思篤行共圖實効勉之勉之此法黃 之民惟言是聽而不知機鍼之有為也凡爲目今捲掃斧刃隄後遠近 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爲子孫不拔之計即可望成効將來捲掃之費 急流中週潛已成深淵而柳樹植立略不爲動益信前法可行凡我治 尺餘縷水小隄上栽檉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隄內卽可種麥用 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徙殊不便此治水者知其爲父老土著 劉天和日黃河自野鷄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爲 植不可稀少黄河用之運河則于隄面栽植以便捧挽 每遇水漲旣退則泥沙委積卽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 河用之運河頻年衝决緊要去處亦可用五曰漫柳凡波水漫流去處 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 工甚省而爲効甚大六曰高柳照常于隄內外用麁大長柳椿成行栽

Ų

Į

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之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 亦平矣近年黄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橋之水淤 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事其魯橋諸閘皆 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久而黄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 **護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 又曰潛河原不用黄河之水惟用洸汶泗沂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 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于黃河之贏縮豈關于河之改流也哉 爲渰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 渦河之水即今亦微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 黄河改流予則日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渦 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 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則當泛濫于東南之涓河而 河潰沙灣以達于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 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

《卷之八十七 ———

乎其言固近是但先會通河之役也築金口堰于兗東而障泗水流西 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議者欽整而通之只萬夫一月之力耳可 又日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河至河南祥符銅瓦箱以達陽 沉爾于酒反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其來而不可得此即所謂以病爲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就酒一向 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日水落石出而清 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故易衝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舖每 黃水三分並入于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 以直至河北之會通河甚便且渦河雖比會通差險不愈于海運之險 下一向反用黄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墻以引之日望 以至衛河一路堤防只恐黄河之水衝入為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 河一帶淺潤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 南築羅城壩于兗北而障汉水以南注疏渠出漕流分南北南達于徐 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舖亦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 治河上

かびょう し

源害豈小耶前此張秋之决廟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茲數百里之淤 劉天和日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填而廢壞閘座衝廣河身阻隔泉 道船行亦爲疏便可無凍阻之憂如昔年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不通京 可鑒已議者有引狼兵以除內寇之喻真名言也故先朝宋司元禮陳 師阻絕則又可爲事變之備殆亦一策但多七十里之脚價耳 至京則由衡河順流而下甚易此或可行且會通運船得以分減而河 誰敢議若于衛輝府置倉每年糧運就以鳳陽等衛軍船兌鳳陽等府 **誰復測之其說决不可行也此會通之運誠爲永久而不可易者矣夫** 其難哉今若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激非常 糧米者令由渦河達陽武陸路七十里輪于衞輝交納遇有災折支運 開設官置吏所費不貲當時若可為豈有棄七十里之易不爲而顧爲 長發山東濟充青東四府丁夫十五萬登萊夫三萬以成之而開河建 七里有小河可通漁飯其三百里餘皆爲陸地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局 北通于衛當時會通河淤塞自濟寧至臨清共三百八十里內止七十

着之人十十

廣惟當時疏濬慎防禦相高下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 之爲愈蓋勞費有藝而限以斗門勞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 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遇盤刺寄頓則抵 雍閼舟既不通閘亦隨毀廼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君昇以爲言 以南屬于江北達于淮者也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曬浚舊道 王與日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支流 而利導之爾 以淤而狹引河之議或亦應此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等引於 京稍遲爾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匯水諸湖 平江瑄之經理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于北岸築隄捲掃歲費億 而總其成焉郭君于是召集旁近兵民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 上其事于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于衆得修河事宜以屬郭君 建新開大橋潘家江口四閘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遊久中多 入運易于節制之為萬全也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水之入而後深

ā

見

卷之八十七 前上

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 之所爲濬理于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 于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視昔初無少異與事勸功有待于人此白塔 備潛數之給于縣官者最爲豐溢大抵建國于西北爲不拔之基取材 邗溝昉于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撤閘置堰宋至紹與易 徑投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 婁回運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既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滿之患月 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既淤淺不勝重載則常州孟瀆入江遡流而趨伊 堰以閘則漕河之出于揚境者最爲切要漕法之講于先儒者最爲詳 有益于河者無不爲之經始于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當考吳城 防泛濫淺舖五以備疏淪至于蒞事有廳字神有祠保障有巡險司凡 又增建土壩三夏月潮漲則由閘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閘五以 里舟多敗弱遂移漕路由京口埭沿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 捍水堤四十里建通濟大同二閘其大橋新開閘之故存者咸修之復

至其爲省費又奚啻數萬而已也 即安流心盜竊之虞而游樂土蒸徒數呼無事轉挽篙工楫師枕臥而

其計雖有訏謨遠識知其不可廢亦漫無諫正聽其廢焉而已矣夫通 閘然者及閘成僅兩紀而通濟遂廢若置之既不協其心則廢之適墮 租僧之家狃于漕利往往浮言喧騰謂有洩水過鹽之患若無事于置 閘日臨江日通濟日響水日裏河口而通濟當其中方其置閘也間閣 王夔日儀真縣城東南自成化甲午提河工部郎中郭昇疏言于朝置

銜魖接舳無慮二三百數以無慮二三百數之船而當倏退之潮苟無 暮前響水而勿及後臨江而已遠其不貽淺涸損壞之患者幾希癸亥 通濟行匯確蓄有以逗其勢過其衝將使跬步隔于千里頃刻淹于日 濟之所以不可廢者何也湖之至也不踰時而遽退船之羣次于閘也

之者私智也縱其廢之者私意也夫事不更變曷見其的南京工部分 司員外郎何君白于漕運都御史張公公韙其識肇事于弘治乙丑正 Ł 卷之人十七

之尼可監也故臨江諸閘不可無而通濟尤不可無則尤不可廢也廢

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爲之淺遊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塔深 等湖所積之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 泰四州縣二千戶所當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 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矣揚州灣頭鎭迤東河道內通通 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以內行舟仍于外堤造減水閘 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閥一二丈起土以爲外堤就將內隄原有 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 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紀况前項堤岸之 里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二十餘里俱係磚砌堤岸每遇西 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闊不用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十餘 王恕曰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 復之者又有難于置之者焉嗣令修飭毋鶩私放貽患于無窮可也 月昢日四閱月訖工雖閘址舊而規制加壯涓吉啓閘飛艘舞艦與潮 下上蒸徒稱便無復淺涸損壞之溷其慮置閘之難後人廢閘之易而

眞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 直并匠作工食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工不必勞民動 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新添磚石等料雇 造土塌欄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 **修漢唐以來古跡各放水開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尚存近來止是打** 米等項須用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貴柴米價 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濬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虧舟楫不通魚鹽柴 劉大夏日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島阜東北低平黃河大勢日南 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往來軍民無窮之便 衆臣雖無識詢之于衆咸謂若將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 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 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過日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 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收驗客商引鹽裝至儀 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 卷之八十七

將河流玩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 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等一帶閘河尤爲利便 濟運河萬一河流東决壩可以泄河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 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爲有備仍于朝神明南北各造滾水 十存七八買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順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 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 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 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條孫家口 駭者是也至宋蔡沈疑之蓋亦惑于夾右碣石之說遂以九河皆淪沒 稍延漫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按班固敍再貢九河所謂徒 石瑤日恆山之陽有鉅川焉日滹沱源出代郡泰戲山下匯爲三泉流 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于買魯河 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 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

時張秋之築具在玩理之功亦豈可少哉顧得其要與宜耳誠使善功 固不可缺然禦災捍患以寧邦家為民父母者職也往者宣防之塞近 宜修築惟祭則可蓋神明之也嗚呼禮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則祭典 避棲適有天幸未爲洿沼弘治六年太守張君淑始開新河于郡南費 道淤沙窪壅不常傍無澗壑以洩水怒故霖潦相仍山谷諸流叢奔會 者矣是則游沱亦未見其的不為徒駭也顧太行以東地勢頓下且河 而爲九乎故知山川經絡苟非目睹身歷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 **後乎滹沱固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亦猶九川云爾豈謂大河播** 于海滹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夫九河固淪沒于海九河之源豈亦淪 以萬計未再通歲夏水大入復趨故道功竟不成老氓相傳云是河不 下淨土寺沒焉自後每秋漲至則泛濫于縣三五十里市野皇皇無所 可疏淪而廢敷河經藁城自國初至今不知凡幾徙成化壬寅始迫城 見而西漢于此圖滿吾渠通漕船亦煙滅無跡豈非亦以水之害甚不 趨洶湧而至敗城郭沒田盧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再貢舊道旣不可 đ 卷之八十七 消上 : **†**

達就便加咎以此管河官員畏懼刑憲奔走奉命卻將本等河道置之 真縣添設管河:主事一員專理牐壩從之 **躭延糧運要照濟寧臨淸二處事例添委工部主事一員管理及于儀** 昔賢者之論豈能外乎是哉若復迂之是洪範可遂廢而天下之害付 **欲其職有所專功有責成近被該管上司往往差遣辦理他務稍有遲** 又日沿河一帶有司俱有添設管理河官員軍衛亦有委員管理無非 之末如何矣智者試反而思之萬一得其效豈以某之言爲老生之談 之亦再歲之利也又其上者平政惠民薄聚斂省刑罰尊老慈幼修祭 祀順天時使各得其所則火炎上水潤下百川用寧無墊弱之苦雖古 因水淺閉牐積水或三四日五六日開放一次彼官豪勢要擅自啓放 陳公銳曰徐州古頭上下二牐幷金溝淺一帶河道每年糧船到彼爲 全城池則雖鑽龍門折伊闕尚可爲也而此獨難哉不然爲石隄以限 相高下量順逆遲以歲月鑿山開源要其上流而放之寧棄百里地以

駁之日光河之水合于黄河非一年而今乃引之利害言則利少而害 差官一員在彼專管續因減革不用其泉源止委布政司分守官帶領 管河官俱以漕運衙門選委常用管理倘有事故該衞所呈報漕運衙 度外查得漕運官軍有犯俱送總督總兵官處徑自問理及官軍有事 弘治十二年有議引沁河由武陟原武經曹縣達運河者知曹縣鄉魯 又曰濟寧等處一帶河道全藉山東徂徠山等處泉源接濟先年工部 門選補不許別項上司并衞所擅自更替從之 發巡河御史管河副使等官問理亦不許懷挾私忿徑自提問其軍衞 地方巡撫巡按幷司府等官今後有司原設管河官員止令專管河道 故亦不許該管衛所擅自差遣今管河官與管運官事體相同合行各 多以是非言則實非而名是往時決黃陵岡.為運河患不過黃河一小 工部照舊差主事一員專理其事至今不改 巡歷不周又有分巡事務不免顧此失彼是以泉脈不通阻滯糧運今 一應事務不計擅自差委有妨職業若牐壩官有犯行移總理河道轉 Į 卷之人十七 路月上 十五

đ

甚其害三也河南山東連年旱澇民之逃亡十室而九困仆之民使就 害一也將疏下源旣通而後疏入河之口則水勢摶虛千里不折不至 學士張元禎與張憲副鼐書曰聞今黃河以北多存河流舊身但上下 耶其害六也 五也冒此五害使有益于漕運猶之可也况成功不可必而禍患可計 且土少沙多易爲崩坼建瓴之勢决不容緩張秋之說爲監不遠其害 衝山填壑未已比之黃陵岡之害或恐過之其害二也自木爲店起至 引非河之比一入運河則有源水不竭殊不知引於河將先塞於入黃 湮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爲數支以達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 版築呻吟思亂難必其無其害四也曹之西北地勢高而東南地勢下 飛雲橋計千里以百萬夫積十年尚不知可成與否勞民傷財莫此爲 河之口而後施疏鑿之功則沁水無歸勢必散漫田禾廬舍必渰沒其 之其害有六為引沁河之說者必曰沁與河各一水也沁水勢緩而可 支已竭十餘萬夫之力積數年而僅塞則沁河不可引亦明矣必欲引

及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北通衛輝稍撥附近糧船 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荆口 **溢衝决之患且使黃河環遠畿甸亦可壯京師之形勢舟楫通利南北** 原武之間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于衛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可免遺 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于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圓便宜之策舊河陰 奔安平之勢一可以引資灌溉如此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溢之災 胡尚書世寧奏議謂舊聞沁水至荆口分流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 可常免矣昔再疏下流爲九道而納之海理同勢同 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日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吐蕃發源流入 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者曰順其性 又曰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 于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一時之塞亦國家之長計也 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之利也 霍尚書韜識處黃河疏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

Į

治河上

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榮澤縣經中年陳穎等州縣至壽州入淮 路遠所經爲害尤大然因决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 漸决而東南其决于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爲害猶小决東北也入海 至汴梁以東土疏易决故能為患然自宋以前多决而東北自宋以後 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其過孟津下 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决而東南有山限隔禍猶小也决而東北則往 塞安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所 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開皆 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 **鄆等縣至陽穀出** 自歸德宿州經虹縣雖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 得不泛濫橫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爲巨浸近又溢出沛之北漫 昭陽胡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而漸致汙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 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 **卷之人十七---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 以不

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一道魚臺一道恐 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于 其决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决 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來遭州之决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 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半處為流沙所塞使 豐單等縣黃德賀固揚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提一道 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擇其利便者開落一道以分 而常確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 若趁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樣就于昭陽湖中開 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功 人撈沙水中為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掘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 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 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患當急施功而開 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來歲水淹或憂再塞不 老之八十七 t

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兩岸以爲湖之東隄防 膝沛魚畫鄉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 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之湖亦能帶沙致塞口如 指與開荒遷徙之力可也但其地之高下上之堅疏勢之難易乞勅總 其上策也其開築之處有發民田民居則宜補給開田扣除糧稅而量 夫廢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寬豐沛之民而稍息咽喉之氣此 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塔開以爲運道仍于彼處立一 河流之漫山水之浅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 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 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開處所漸入沙塞此其驗也莫若于昭陽湖東岸 河一帶兩面築隄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 更或隨勢利便各近河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處隨地勢開則 督河道御史一面料集工力一面親驗可行趁今與役開掘此河或此 河難開則止開豐沛縣舊河及前擬湖中近河二道兼便放舟以防

黄綰曰按黄河發源吐蕃朵耳巴西鄙名星宿海绵流萬餘里其水本 之說凡兩山相夾中必有水一水中流兩岸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 清浸近中國漸變黃濁三代以前惟有張溢自漢以來始多决河蓋河 低自爲水道就而導之水趨無散故無決河之患惟流久積壅但有漲 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 **伾北流分爲河至碣石入海經史所載皆不言導此之故也臣考堪與** 立砥柱横災斃水迅端始成衝擊地夷土脆易得為患昔再導河至大 未至甚多勢雖奔流未至衝擊猶夫河也壺口以下受水始多龍門壁 道之塞運道旣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其流則大决可 建國都者無所仰給不免作渠灌田通漕致運作渠灌田者必引水自 後又數百年不聞為災迄至戰國阡陌開溝洫廢平陸之上漸不可田 **遏而已及禹珫治幾入百年並無水災至周定王時方云河徙段傑此** 高端悍壺口以上山源相夾猶在澗中地雖高下未至壁絕水雖並入

始同上

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河始入淮今黄河只金龍口至安平鎮一支或 豈不謬哉武帝因瓠子災久不息然後導河北行二渠復再舊跡梁楚 爲沼室廬乃魚鼈之藪穀土皆洪波之壑人物蕭條生意索然久將若 沛徐淮之水则自汴河浚流所致遂爲豐沛徐淮劇患陰雨浹旬千里 性趨下污下之地皆易墊沒故自昔演决必在東北而不在南也今豐 在山阜之上爲河南山東兩直隸交界處地勢四面西南高東北下水 時北流其餘不入漕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今則跨中條而南乃 之地事未幾復決館陶此後歷代决塞不常不可確舉至隋煬帝開通 水稍動則水溢几案故自漢以來始多決河之患或者不知每歸天數 為限防何以障之今洛陽河隄高于汴城豈一朝夕之故循以盤盂盛 水益黃濁多泥凡經河流無不淤泥日積淤泥積于下河流升于上不 用况砥柱以下始多衝擊岸衝擊則崩頹水衝擊則湍旋崩頹者多故 何民患固當較念況豐沛徐淮南北之中國家喉襟尤當應者憶臣最 高方能跨原阜以成其利通漕致運者必從旁穿决方能灌河以足其

永免河下諸路生民墊沒之患且免河防夫役之苦雖不求再跡即再 之說但泗州鳳陽祖陵皇陵所在國家基本又須迴避拱抱不可逼衝 云九河應度非真矣或欲自渦河疏導入淮稍殺豐徐之忠是亦權教 足以順其性必于充冀之間尋自然兩高中低之形即中條北條交合 歲經沛見小溝石上橋為水衝顏石間有聲號問之日黃河珍流未幾 前代欲復舊跡終不可復者此也况九河既瀹于海碣石已入海中今 之處于此後導使返北流至直沽入海而水由地中行如此治河則可 今欲治之非順其性不可夫川濱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 爲山阻泛濫原野爲豐沛徐淮患勢必然也若不疏導別行害無已時 西至于淮口以逆水勢水小則由呂梁山清口入淮大則河不能容水 至于西南轉之東北而至泰山馬陵紫羽諸山又從泰山發跡自東轉 復過小溝已成巨川臣時逆知必有今日之患蓋彭城諸山發跡高山 反跳或致傷犯厥害非細若沛流既去漕河必從又爲漕舟之慮欲預 跡也務使求再跡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若泛聽典藉人言必爲所誤

歸宿療不至验旱不至乾如高郵邵伯諸湖源流未必多于山東諸泉 流者總蓄之漕河不患其竭矣又見南旺馬腸湖隄之外西南土石孫 頹廢蓄水不多之為害也若能疏沒南旺諸湖修葺限岸便引池泉別 **今爲漕者惟知封浚泉源爲急而不知南旺馬腸諸湖積沙淤塞隄岸** 但鍾聚得所水自多也如此謂清則可耐久而無弊矣抑自漢唐宋京 頗易蓋濟寧地從東北來故地形東北高西南下因其下者爲湖水有 遇水即沒恃隄爲障欲就此儲蓄爲湖幷將漕河改經于此可免濟事 濕較之湖水反低即禹貢所謂巨野宋時所謂梁山泊是也民之樹藝 高源淺遊之難且自釣魚兒口入谷亭自谷亭至安平路亦不遠爲力 村湖長溝波馬房屯等處南至釣魚兒口北至安山等處一帶地形下 河夫南旺馬腸焚付安山諸湖本山東諸泉鍾會于此然後分爲漕河 豐沛徐淮患亦為漕河之助殊不知漕河源皆發自山東不必資于黃 泥沙以隨水而去弗俟水薄于城然後開浚工費萬倍或謂黃河雖爲 自沛縣及呂梁至淮多造滾江龍鐵齒塔川耙之類于上流往來拽之

人卷之八十七

近漕船就便往來廣通運道以備不虞實爲國家至計 無爲且沂淮入汴至于汝衞支河北流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分撥各 宋禮等修理會通河罷海運疏擊廣深倍于昔時立法備守已非昔比 北門歷之沙漠而已今國家自太宗皇帝建都于燕即元故地命尚書 銀六兩動成權責皆爲餓殍開我太祖皇帝大兵南來略無關志惟開 行故元末漕河蛋廢海運不通京師乏食無可奈何至乞哀叛逆斗米 停辦之處惟仗諸關節蓄方可行舟一日風塵梗塞諸關不守舟不可 此道名日會通河與海道兼運河在高原之上南北峻阪水勢高下無 夏秋霖源時至吐夷不及農鹽衝激于斯為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 周用日今黄河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建乎 似可無慮然明者常見于未形智者常謀于無事猶不免意外之憂或 以海運一道當頭修復設官置防分機槽船導引商買稍開熟路未必 **江淮汴洛入皆因自然之勢微濟人力惟元都燕始引山東諸泉叛爲** 師栗皆仰給東南漢唐都關中其漕派江淮河漕入宋都洛陽其漕派 治河上

121.11.11

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源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馬 役若獨荒糧以復流移若轉委任以賣成功若持論定以察羣議其諸 不能無所事事今略舉其大網若正疆理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 于此臣愚以爲欲修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世殊變而通之 則能使之安于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于 夫豈無故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几厥事功古今半途而廢者率由 可以悖致美功不容以遽成溝洫之政歷千百年莫能舉行究其所由 數十年之久此其由于阡陌之壞溝潼之不修者較然甚明且黃河所 以從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于海而已然遠謀不 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瀾 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于淮其不至 于横流演决者實徽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今陝 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 决于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

定造成疆理圖册上下如式施行責其成效可也所謂集人力以助夫 彼此相病然有一府一縣一鄉之疆合行同府州縣通融畫界限由鄉 之則疆理爲大渠溝洫爲中渠不先疆理則規模不立脈絡不貫將來 條自未敢閱縷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因小利而 水平打量硫為塘塹出于溝洫之間水澇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畫既 狹各因水勢其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輪轉去處用 生阻撓治河裕民之計無出于此所謂正疆理以稽工程者夫古之溝 會于諸河次年疏中渠達于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于中渠其淺深廣 熟夫役之多舅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均爲三年大略初年疏大渠 三四次因頃畝畫爲中渠爲小渠因而計其工程之爲難易土壤之生 渔者即後世之渠也但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疆理合而言 役者大約始功之時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爲之 而縣而府以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因通流畫爲大渠多者五六少者 杏 經民夫各治其田以爲之緯仍令州縣各計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 Į 錄 治河上

一卷之入十七

亦且告乏卻容此等潛形竊食實為虛獎今欲爲此乞行附近河南山 **僉特為繁重比年以來財力俱散大約原額均徭編銀四萬九百餘兩** 軍儲徒罪得以力役充贖亦不廢法至于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 各隨所犯輕重徒罪以里計杖罪以丈計則軍犯得免衛所凌虐且省 為民前田永為世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縣問擬徒罪發配人 并程於糧荒田自給口糧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放不願還鄉聽其 法隸其名于河南山東各衛所而以其人屬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 東直隸各問刑衙門除奉特旨并免死充軍外其餘少做宋人民屯之 問發積至幾年天下衛所食糧軍犯莫記其數況今會計如王府祿糧 有之但隨解隨逃各該衛所官旗通同侵盜月糧會赦方住,敢後又復 濟放免之類俱合從宜區處稱見問刑衙門充軍人犯依例發遣所在 與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其官夫于召募之外若賑 該夫役一萬四千二百餘名約計僱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百餘兩 犯多是賣放亦合除賊盜幷與杖罪情愿納贖人犯俱令充官夫開渠

若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食銀兩無從措置即今河 警盜賊相顧不敢橫奔則推其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法于諸邊 民力量可以寬假一二年者當事諸臣皆相與推廣德意一一舉行則 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其餘凡節省 于田畝以爲溝洫之助此外若再得清驛傳應付之濫邺稅糧陪跛之 八十餘雨量徵橋草折色又減空役之外椿色合柴等銀共計一萬五 武陟縣至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謂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 溝壘相因所在皆是是謂寓武備于農功資人和于城利者也黃河徙 因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雜于居民之間又不惟可以省餉饋 溝洫之政虧可修復溝洫旣成豈止可以平河患與民利萬一地方有 百餘兩又減僱役銀約三萬四千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各得盡力 患稍寧擬欲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夫役共計四萬四千八百 决不常捍禦之策人自為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泗自懷慶府 開鑿七十里通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衞或謂自開封府 M Į, 獎 į ドア上

事例舉此以足百姓因以足國爲尤功近況北直隸地方實多膏腴田 又以圖遠不如就近則莫若循祖宗以來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 莫若舉元人虞集之議于遼東等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 爲海運誠不敢輕議惟有做海運之意而爲之一如鹽商之法通計漕 授永宜欽遵臣恐將來黃河徙决不常或者不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 循復自來運道竟復其舊至于海道之議已經奉有明日不必妄議生 由衛河轉運其說不一盡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然每計其開鑿置定 土若加開墾之力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覩成化年間特令添設祁安 運每石所費增價設法召商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涉險不如就安則 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命治河適當羣議方與天和專意 滄冀平谷滿城三十七州縣勸農官員實以履重馭輕之地舉此俗民 工役所費率不易幾閘壩編僉夫役必須一如會通之制則工力浩繁 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沁河道運船自徐州達陳橋出會還 河或謂于衛輝府置倉運船由渦河經汴梁達陽武陸輓七十里貯倉 卷之八十七

足國之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雖古人致國有十年之積其道 事宜有馀力故以海運而視遼東則當舍危而就安以遼東而視山東 亦不外此夫國有十年之積萬一漕渠梗塞率鲍食之民假日月以從 城入淮而故道逐淤正統十三年决張秋沙灣東流入海又决樂澤東 之基實在于此至其修舉之法反覆思之其不越乎溝洫之政而已 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四海九州之民飽食煖衣以培億萬年太平 河南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 秋護院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爲海運之說者蓋祭澤孫家 都御史劉大夏治之施功未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 鄭曉曰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黑洋山東徑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 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頓猶有河流淤淺僅二百餘里若 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後漸徙而北又北决金龍 徑汴城歷雎陽自亳入准景泰七年始寒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 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命副 治河上 二 十 三

終えし上し

萬表日黃河自野鷄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爲河 黄河入海舍淮無他道也如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 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故 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决口可寒運道可完矣 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 渰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飛 隆雄節高 河之水迄今亦微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 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則當泛濫于東南之渦河而渦 河改流愚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宣义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惟渦河 滔無阻以北淤澱將平計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 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南滔 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黃陵岡賈魯舊河南 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爲

名コーノー・コー

平矣近年黄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

嘗問詢廣視歷紀前聞而始得之其原有六焉河水至濁下流束監停 黃河善決遷徙不常之情狀也故神禹不能慮其後自漢而下畢智彈 之後河底兩岸悉以漸而高或遇驟張雖河亦自不容于不徙矣此則 之束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雜泥沙善崩易决六也是以西北 長江之淵深三也旁無湖波之停潴四也孟津而下地極平衍無羣山 今于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秋夏亦不過二丈水行地上無 論黃河遷徙不常之由言天下之水凡禹所治率有定趨惟河獨否蓋 黃河之盈縮豈關于河之改流哉按嘉靖間總河道都御史劉天和統 **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寒實本于** 成河淺者於澱以漸成岸即幸河道通直不流無過數十年否則數年 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則决每决必瀰漫橫流久之深者成渠以漸 北極高之地建瓴而下流極端悍隄防不能禦二也易淤故河底常高 阻則淤中道水散流緩則淤河流委曲則淤伏秋景漲則淤一也從西 力以從事卒莫有效者勢不能也史稱周定王時河始南徙稱意禹之

西湖湖

見

貨付之烏有古今相去不亦大相遠耶甚者宋元之間喜功生事妄與 今河流疑有未盡然者蓋馬引河經大伾雨山之間極高之地而下乃 多做禹九河之法謂下流必疏支河如之而後水患可息當循故道歷 北徙則不容于不塞矣時異世殊要之各有攸當爾且古今論治河者 民勞財費國隨以衰亦可畏已惟我聖朝建都上游運道所繫至黃河 大役其北也強排之而南其南也強排之而北曾不旋踵而或淤或决 即稱大害治水者亦惟隨河曲折築堤捲掃以障之一值衝决億萬財 三代之史略而不書非若今之民資水而居室廬稼糧其上一有沉弱 約束之其間衝决遷改雖再之世要自不常惟使北向歸諸海而已故 治河自大坯而下播爲九河是棄數百里地爲受水之區初無隄防以 * 卷之八十七…

如分爲九不即於邪况南經鳳泗園陵北妨兗冀運道河之所洩惟徐

邳之間爾復多阻山治之倍難與古大異然則下流分爲三四支河亦

誠可分爲八九若冬春之間或值久旱即爲安流深不盈丈廣僅丈許

疏爲九河水流極其湍迅而後可久無患今河經中州平陸夏秋洪流

足矣不必泥古法也漢賈讓治河三策古今稱之其上策放河使北入 海是即禹之故智也今妨運道已不可行其中策謂據堅地作石隄開 千數百年盡中州大名之境率爲河所淤泥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 水門旱則開東方下門凝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為流然自漢至今 漳之水過大伾而北始入焉故河之勢猶減今則伊洛沁汴汜諸水舉 謂古今無出此策蓋未經歷非定論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 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衝決淤漫之濬治無已所藏之地 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約攔水勢不至大段漫流 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必决者勢或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 爾此則治水者所當審也古者河北流伊洛沁汴氾不入河惟沁衛淇 一再歲而高矣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使讓復作或亦不可行矣丘文莊 汶泉之水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狹運舟恆苦淺遊若于武陟境 上流矣且臨淸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衝决不可復益以水惟 入之矣中州安得無河患邪將道沁入衞敷衞輝宗藩已因水患奏蹇

I

老之八十七 消上

其費倍于溶閘計非數月可完京師公私仰給乏絕兼之故道難復將 遠近工役巨細權利害輕重加折衷引黃河濬淤幾四百里既深且廣 大夏亦皆強排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其至則衝决去則於 治河司運惟宋司空禮陳平江瑄經理之功爲大然惟導汶濬談建閘 為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况沁則易于節制不亦大愈于 利少な公誠有見于此矣嘉靖甲午冬十月黃河從趙皮暴南徙運道 填修治之功無時可已而運舟運卒之衝淤爲尤大且遷徙不常害多 通運不復引河雖景泰弘治間黃河自徐武功有貞白康敏昂劉忠宣 旱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澇則半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增一汶 之外經延津縣南循大隄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又東 淤阻時議者有引黄河濬閘二說莫能决余甚憂之廼相度二河道里 引黄河邪但大勞未艾民力方屈運道方幸疏通曷敢以輕議也國朝 至漕州境舊分水處北向張秋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永通閘入運河 內沁河橫建滾水石壩于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隈

黃家開百七十里爾自魯橋北至臨清五百里間則猶黃汶水諸泉初 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爲水禹之所以爲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 其害少而利多者爲之猶愈于害多而利少余取法焉然則欲爲國家 閣是慮歐陽修有言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 即淤溶河修開之費卒不可免是以其勞貽後人也况所濟魯橋下至 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 之說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于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 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皆順導之法初無逆障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于盂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澤水 下之水之大者也再之治水其詳見于禹貢其日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邵寶治河論日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曰禹 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于禹所處之勢乃難于 運道建萬世之利惟引沁爲愈爾 無預于黃河也透始决策淤溶河修開惟將來天早泉微運舟不免錢 卷之八十七

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事也不及濟事 大于馬蓋馬之所以爲治去其墊彌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 其能逶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于禹何謂所求之效 前瞻後望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 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為宗藩所在左盼右顧 也固宜其有衝决之思也故曰所空之地狹于禹何謂所處之勢難于 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棋布星列官亭民会相比而居凡 再蓋嘗觀再之治矣隨處施功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 再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 **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 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 而無衝决之患非無衝决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 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各隨其所之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 **禹所求之效乃大于禹欲其成功不亦宜乎何謂所空之地狹于禹蓋**

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于禹以若地處若求若效雖使禹復生恐其難 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栗不足于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 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某于 則奈何哉蘇子日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 矣而或者猶讒繞然日某爲上策某爲下策某爲中策則或之甚也然 又曰夫所謂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蓋難于其治也難于其治 所謂不為無不治而已矣蓋河自周定王時北徙漢氏而下决東郡决 醫敷委之于不醫是待死而已矣是故謂河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 兹酷烈哉今夫人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敷抑亦委之不 之故道或欲塞所决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决之勢或欲築隄以障 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君子願忍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 河亦云 瓠子决魏之館陶分屯氏决請河靈鳴懷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馬 于不醫者也苟知求醫矣而謂其可恃以必不死且至千百年之壽此

是故意之八十七十五日

先後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潛渠急則張秋籌場所當 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醫師也工與科藥餌也几所疏塞 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力敖之如前所謂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 使之全愈也故必得良臀師坐守其側切脈觀色聽其聲音察其寒熱 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爲 流若下則不必于必塞其間近出傍遊或用疏法或用塞法以水治水 先築而疏故道塞新决分流諸派次焉然故道若高則不必于必疏新 愈不愈則歸咎于方豈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其緩急 求醫無違醫藥餌常備故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于不死而已矣 用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故不幸而復發于此則改圖而治之是故有 患如一人之身而具百病者也朝輕而夕重表減而裏加雖盧扁不能 其泛濫之虞或又有望風氣用數而謂人力強未必可以應天載考前 無辨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苟不問其緩急先後執一方而求病之 史歷歷可見亦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飫聞者也雖成敗得失不能

謂工與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之為 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朝廷疏塞分築之類其事在大臣而所 調護任滿則代或加命使仍其職而必其功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其所 難也 分築之類攻治之法也為今之計常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頻巡視謹

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行 彼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蓋由于戰國非一日矣使 决之小也泛濫者溢之大小也雖然决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 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决曰溢决生于不能達益生于無所容徒潰者 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當橫濱爲患斯言也尤爲切要似非諸家 少故罕成跡惟有費財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再貢曰浚川盂子 陸文裕公曰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 日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于河事者 買魯之三法而遂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

一般でて八十七一 治河上

二十人

諸洪閘各有主事一員專司之今漕運都御史總兵官粉諭則各有自 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隄幷各該隄岸應修築者亦要着實用 管河郎中洪閘主事舊不相屬也故管河都御史勅諭內云今特命爾 以爲定員其職專管黃河于曹州駐箚故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則屬之 事體重大則專物大臣一員往治之竣事還京後連有水患遂作缺補 糧運利于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一向專權歸一先年遇有河決 管洪郎中等官設法修築以便糧運怠職悞事者一體參奏凡有便于 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督該管官司幷巡河御史管河 瓜儀以至通州河道皆屬漕運衙門兼理設郎中二員南北專理之其 之處饭江南行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 □□□日漕運者漕則漕河運則糧運原只一事其事權不容分故自 而後潤下之性必果之勢得矣 **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濉漫波其次則濱河** 工修築高厚以爲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相度訪

掌印管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 不特岐而爲二竟成仇雠凡運船上閘則用意窘虐之而洪閘使用比 成故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公諫後更不赴京矣嘉靖六年二洪淺 為黃河也先年漕運都御史以巡撫地方常托巡按御史奏留不行途 浚深廣蓋此勅亦爲近年黃河遷變不常通塞漕河故有是命其實專 云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决已經差官整理今特命爾前去 勢緩急定限工程分投用工作急修理凡修理河道事宜動內該載未 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 昔數倍漕法自此亂矣 奉旨切責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整理自此河道糧運逐歧而爲二 阻運糧不通漕運衙門不肯身任其責協力為處乃具本盡推之河道 經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 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此原以也近今奉物論

K

L

j

治河上

二十九

西国同見を	陳坐潘季馴二月	李存文 顧紹芳	佚名 王圻埔	陳懿典 馮奕垣	前言	地河中	工部二	西國開見錄卷之八十八目錄《編
	虚奇十六月	洪朝選	許國	呂調陽				

元旋治旋决卒無長策至我朝而治河之難視前代更倍則以河通漕 陳懿典曰古人治水皆稱禹而訾繇禹主濬其用順繇主塞其用逆乃 不過以築隄為事于是深計弔奇之士扼腕而談日治河而專恃隄非 而逼陵寢當事者耑計漕則虞陵寢耑計陵寢則虞漕于是行河使者 鯀而再功迄千古無能嗣者自漢武皇帝親沉壁馬從官負薪築瓠子 相傳有蘇隄而無再堤則治水而用堤自蘇始也後世白圭之徒皆宗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八 日夜冠蓋不絕大司農水衡金錢日夜輦輸河上而計所以爲河計者 則後世之不能用禹法蓋自漢記之矣賈讓三策置莫能用歷唐宋而 工部二 治河中 前言 卷之八十八 嶺南 張 营孟奇甫 輯

萬十里所費僅二千一里所費僅二百夫一里計二百丈每丈計廣五 乎抑談何容易也以七百里之河而言費以十五萬是百里所費僅二 六軍百萬之命係于漕河棄不治不可漕新河未成不能漕安所仰給 也夫會通河之開也而陳平江宋司空之才智成祖全盛之威靈才力 勢不如棄河不治而別開河以通漕此其言豈不堪動聽顧未深思之 丈之隄爲防禦何怪乎一朝决裂淹廬舍摧城郭民人魚鱉莫可支乎 尺寸之利而不講于大利大害也且河歲比而隄歲築隄歲築而河身 築不足以當河伯之一怒且河性猛迅非人力所可制獨奈何與河爭 尺深三丈是一丈總深廣為方十五丈也十五丈之功豈一金之所能 益高積尺累丈登隄而望水且駕出民屋秒甚且與城郭並而徒恃數 策也壅而過之其傷愈多尺寸瑕而數千百里皆瑕累歲之修數年之 經營數年費帑金億萬且其時尚有海運陸運以須其成故可待也今 外亦更何所施其功也詳放近日河工奏報黃河限岸自徐州以至宿 辦乎此其為說而孟浪于實情也何疑然則爲今之計舍修治河隄之

其退有所蓄而不助河為虐其下流入海之口多鑿水門令其進易出 勢不可不分也謂宜于淮泗之間凡有低窪閒曠之所皆開爲渠塘令 水發衝决無算今已漸次修築堵塞河水已盡歸漕新運已亦無慮愚 則撈淺之法不可不行也夫黃河之水沙居其半以一升之水而載二 較河則稱弱較泗則稱強泗遇之而縮今歲水患雖曰點霈非常然推 然束于上而不濬于下將終壅也築隄以濟漕亦以護陵也苟便于漕 必也嚴掃沙之令沙益去則水勢益駭冲刷易而赴海速如此則有所 升之沙其勢易以壅淤苟日事版築而沙不濬此壅則彼潰隄何益乎 天苟築隄而不探其原委何異止兒啼而塞其口故修河隄則出入之 極其故則泗不敵淮淮不敵河遂至瀰漫近盜沛與祖陵之濱一望滔 而不顧于陵利于陵而害于漕終兩傷也河性最強淮遇之而縮淮性 則以爲築隄以防决也然有所築而無所洩終必潰也築隄以束水也 遷淮河東岸自高良瀾以至武家墩淮南湖岸自高寶以至江都先因 口而不與河爭道如此則有所築有所洩此固隄之一說也欲修河隄

卷之八十八

海與夫前所云別開河通漕皆非常不可已之畫愚不敢妄議再功輒 浸灌于泗州及祖陵其爲泗州城郭害猶可言也爲祖陵害不可言也 寢之患獨奈何一意通漕而置祖陵于不問乎愚嘗渡泗水週迴于祖 亳壽泗水之患實自此堰成而益浸淫今固不可因衆口壞堰以紓陵 治河之吃緊以所常聞不具論論其大者如此至行海運挽河使入北 之大也若夫遙隄流水壩減水斗門閘座及假便宜擇任使嚴稽數皆 此則高堰可長久無虞如此則祖陵運道有兩利無兩傷此又治河隄 州治及陵寢之所則稍爲開濬以引之旁泄或任其漫流以殺其怒如 為今之計宜于祖陵之前及其左方各築長隄遙隄為之捍衛其地非 陵泗州若浮杯然蓋泗與河淮通前阻于盱眙之山勢無他途可洩必 堰之役大司空排衆議成之堅若宣房則淮之深口塞運道倚以無慮 則河壅勢必虞運道是喉咽之病也謂宜以兩者提衡而論往者高家 也耑以隄治河則淮泗壅勢必虞祖陵是腹心之病也耑以隄防淮泗 束無所壅又固隄之一策也欲修河隄則通漕護陵之說不可以不合

者害三昔之治河者愛其害而今之治河者憂其害又藉其利夫河而 鄙隄防為蘇智卑訾之也 出也而蒙牆以南沿河赤子又非可以魚鱉鄰而浮苴伍也竊以理勢 者固祖宗數百年王氣之所鍾也運道也者固京師數百萬漕利之所 **溢而南水南溢而河趨泗矣河趨泗而祖陵有淹嚙之患矣夫皇陵也** 所從來矣自黃堌决而東流之水分而南自蒙牆再决而東流之水盡 家河道餘二百年皆由季吉口壓宿遷磨兒莊入淮由淮而東入于海 兩衡而兩不得其適故昔之治河者功十而今之治河者功百也我國 有害勢不得冒害而牟利害之中有利勢又不得趨利而避害利與害 河難也治河而止于憂其害尤易除耳惟憂其害又藉其利而利之中 西又懼其游于東東與西兩窮而兩受其弊故昔之治河易而今之治 馬奕垣日今之患河與昔之患河者異昔之患河者害一而今之患河 度之大率都不出塞與疏兩者顧塞可矣聞之蒙牆之口所決深廣不 一之爲害猶易防耳惟害之所被非一則顧于東又慮其决于西防于

卷之八十八 治河中

之流河猶在也屹然之長隄猶在也則其勢固可因也今誠能因流藉 爲平陸旦夕而圖之即神禹不能也獨力而疏之即北山愚公不能也 未易言也濬可矣廣之季吉口而下歷歸徐至宿遷上下五百餘里湮 計費不知其幾鉅萬奈何以有限之財力投之無窮之深淵乎不知今 者曰方今游河平陸而高五百里而遙一旦復之計時不知其幾歲月 流既有所分又有所奪然後决口緩决口緩然後捲掃可得而施也或 則濟未易言也今欲塞之吾以爲必先于濟當讀河臣之疏有曰蒙牆 因者開支河以分其流王家口之東待疏濬旣成放全河以奪其流夫 隄集丁夫具畚锸且疏且淪深各若干而又于决口之上擇其地勢可 下百尺捲埽而投之難與河伯爭也捧土而附之難與馮夷競也則塞 令河終然而再潰不知其所委于波臣者幾許也與其委之波臣也無 寧捐此費也或者又曰河之行汪洋而崩湃排山而走古今第令所疏 口决勢雖南徙然于二里之下若王家口至季吉等口百有餘里涓涓 日之河而非護陵寢通運道則已誠護陵寢通運道此錄兩之費不捐

者可廣淺者可深是事半而功倍也但治河之時皆方春及秋之時彼 流自安不必歌瓠子而泛濫自息夫再之治水順水之性也今水性趨 可固運道可通生民免魚鱉之害而國家享漕河之利不必投壁而河 塞决之功可成塞决之功可成然後水有所歸而不至橫潰蕩盜陵寢 納然後有以盡受其流夫有以盡受其流然後上流可殺上流殺然後 其流又必從淮安以下海口以上浮沙壅汙去處時刷時撈使得所容 而納不足無使入口間而下路险無使吞入多而出洩少然後有以受 悉見必令王家口至邳宿一帶舊河挑不厭廣鑿不厭深無使來有餘 喧深而以其力决堰吾懼夫蒙牆之轍不遠也先臣楊先生訓之疏有 廣及至夫夏澇漲天洪濤三地勢若奔馬瀉若建衙而吾又高其隄以 時其水勢差緩就其淺矣恐不能墻之使深就其狹矣恐不能刷之使 東之則愈激激則愈怒彼不以其力刷廣而反以其力漲隄不以其力 日水必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塞亦必盡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全塞故以

溶者深可一二丈計廣可一二十丈許一旦决水而行之衝刷之則狹

行有三害東行從故道有利而無害若夫決隄旣成虞其土新而堅以 故道收其利而免害也詎可得哉方今議論滋多意見各別爲河南計 菜之虞其單薄而厚以增之則有遙隄在若夫舊河濬慮其或淺或深 前然以不測之河際逼陵寢百年無事不得謂安萬一子胥不仁陽侯 有迎溜之勢不可藉其衝刷乎建閘引漕不謂非策然使漕渠常如今 其利害之大小當計其費又當以其所計之費與所蒙之利害互權其 下引漕渠而建閘以通運不知大臣為國家計事當權其利害又當權 引之徒費河來以東流若自决口南順其勢而築隄以護陵自徐州上 也者則欲開故河引水而東爲山東計也者則謂河身低王家口高 為虐奔濤捲浪潰隄及陵是舉皇陵而試之一擲也豈不危哉故河南 道不二百乎口之高諒不高于龍門伊闕獨不能簽之使深乎且對河 大小河誠南不經泗乎不通陵寢乎王家口誠南越數里不故道乎故 南而吾巳拂其性而障之束之而又不能廣爲容受而欲其帖然就吾 日即可萬一肥燒為宗咽喉不通誰飛輓者築隄護陵不謂非暫保日 卷之八十八

流矣獨寶應故氾光湖延袤三十五里瀰漫衍溢不見涯疾而槐角樓 六合七十二河之水運道所由而邵伯故安無患高郵自白康敏公開 呂調陽日淮陽之間數百里蓋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云其所受天長 未敢深言者也 漕而念往來運艘不坐受夫苦雅又百年經久之策愚所欲得堅决而 龍龜體之宮而下爲魚鰲食也即如往歲壬午之變可觀也聖天子念 解埓歲漕之至則舟工柁師惕目相戒望雲測景而後行風順浪平揚 越河因為漕利者若干載後乃因其圯壞循老隄築重隄而河竟亦安 吏六軍之所待給漕卒商旅一艘數十一朝之不期胥爾俱沉輪于較 處湖中如箕中焉風之所激爲洪濤巨浪簸蕩湍悍震天捍日幾與渤 河故智以疏其勢而令全河之水不盡匯于一淮開汙河石礓以通乎 不及旋巧不暇施即敗亡覆沒無完艘者粟之所挽民之實脂縣官百 帆過之舟駛如鶩不崇朝而達於淮雲起膚寸狂賤倏來飄搖冲擊柁 以平底先之欲其愈趨愈低而以水平準之則有河臣在至于尋九

撫臣棄園田之迂謀視高郵之成事循老隄築長隄爲河引水經之輓 言治影而君奪臣璽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之言然後知文侯固不善 不資上之不得仰給于外帑下之不得復括于外庫減省則不足以就 之慮利不可睹便以唇吻制之甲可乙否莫執其咎則難役鉅費所出 寶應之于灣亦急已異年之為患議者數數至于今而始行何哉經始 亦非如鳥隼鳥飛兔與馬逝離然者而至如人病在咽喉何言脾胃故 即清濟濁河疏淪底定彼潜艘者非如體壺漿瓿可懷挾提挈而越之 官倚漕而食寶應當淮揚之間咽喉之地有如湖患爲梗漕艘不得前 者一旦安若袵席但聞呼誇許而歌敦乃之聲蓋其便利大矣予惟縣 而相戒者今若溝渠川澤恬然而濟昔之胥弱俱沉之處哀號而展轉 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簸蕩喘悍震天撼日舟工枪師之所眩瞀辟易 漕計大民命重方不愛勞費酒沈澹災于是察羣言用大司空議責任 紀則難昔嘗怪西門豹魏之能臣漳水遺利史遷興嘆及觀豹所稱爲 功又于何取之則難重臣數易在事者率遠廬視之計日待遷莫適任

于瑶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日吾當考之河有 也蓋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于天竺穆王宴 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日爲其得之親見 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用豹未必漳水在其旁而豹不知用也語曰君如枹臣如鼓事如車技 兩源一出于闡一出于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闡其 各書日河自崑崙出于重野逕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闌之西水 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恆伽河從象口出共 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恆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爲諸水 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 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潁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 如馬則惟今日之謂予故記之以備修河渠書者采焉 山多玉石采奉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 □□曰崑崙之墟河水出焉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

Į

彭子决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而元成時河始决東郡分流于 璞云河出崑崙經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 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闖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 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日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阪 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果非一乎日崑崙之 王圻日河决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决酸棗漢武帝而後則决于 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 古之論故爲之辨 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于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澄者謂鍾山西 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観此乎雖其神怪 也其上有體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玄圃閬風 之坂縣度之扼熟風夏雪毒龍要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 馬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 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熟頭 卷之八十八

使之北流近日智謀之士所見亦同 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東經開封城北 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黄河入淮自茲濫觴矣舊 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决大名神 博州後又决平原决渤海决信都皆東北出青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 盧而已我朝河决則慮併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治河視前代爲尤急 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略然前代河决不過壞民田 道遂淤至是又决榮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 宗熙寧始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灤分爲二 城在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于 滄州南皮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余又按金隄古堰自開 王圻曰黃河古道在大名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至 王圻曰河流分而其勢自平此治河上策又謂宜復黃河古道分其半 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穎州穎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

《 卷之八十八

勢尤難行後世哲人有作破拘攣之見或有取于吾言矣 雲中南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而南流是即所謂河套也及至靈寶縣 夏山夾之由寧夏流轉達達地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過大同路 崙河勢尚不甚大開所在土人抱革橐騎能過之河上多高山大陵透 者九年禹始出而治之乃別九州陂九澤度九山引河東入于海然後 又曰黄河爲中國患害也自古記之昔者禹未導山洪水汛濫于天下 賴之茂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此在今日 封府祭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至千乘海口千有餘 河觸太行山轉轄石其間則有三門七津砥柱又有禹廟在或者即禹 河隨山足東流至積石入中國遠西寧通臨洮其間則有鳴沙嶺有寧 相夾抱行入麻哈者番名亦耳麻不剌其山高峻非常綿亘五百餘里 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循金隄之遺跡稽黃河之古道踵永 治河之法愚嘗按黃河圖河從星宿海西北來出一巨澤數折而至崑 水患盡去地平天成是時頌禹者第知爲一時治水之功不知實萬世

能夾束以故河流至武陟則泛潭亦河必然之勢也 之河盆無賴其在河陰雖有廣武山山亦僅在南岸北岸亦無山俱不 之初出潼關入河南也數數為地方患所在地方亦往往以塞决殺流 則淮水結會黃之路黃淮合而下雲梯關入大海河淮之事畢矣夫河 湖諸河河皆在邳境故邳州往往受其害河善泛亦以北岸無山夾故 無山故不能觸南岸直北趨下衝為距山連汪蘆塘落馬黃墩周湖柳 喉吭乎河出徐州過清涼寺其在南岸雖有半戈山半山當之北岸復 泛漲以兩山夾輔之力也予當日徐州夾河兩山夾之徐州其眞河之 山九里山雲龍山北岸則有子房山夾河入徐故徐州獨無潰决但有 又曰黄河茶城而上以無山夾束故多廣决由茶城以下南岸始有洞 **縣岸無山山盡矣其在河南府即有北邙山亦僅僅障南岸北岸殊無** 也邳州由落馬湖至水晶湖中間幾九曲水晶湖至清河甚近過清河 山至武陟水則有洛河伊河沁河來合河勢始盛大而又有泥水者合 導山通河處夾岸有高山而河行山中至渑池至孟津至河南府至温 ł

者自衝于是當事者又以掃隄無益于衝决將欲舍掃隄不用而議開 其暴漲又以河水橫衝敗岸則用捲埽以當其衝又自築隄外仍置減 築隄壩建閘掃爲事河務且備故隄上自木樂店下止廟道口蜿蜒千 **埽自不得不爲之所也及隄之又不能遏埽之又不得殺决者自决衝** 水閘壩以殺其勢以為決口不塞則內地行急流不殺則近愈急是限 數百里屈曲重復蓋見河勢洶湧故從平地築隄用隄助岸以夾河防 老之八十八

謂黃河入淮之道舊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 者在徐州以上欲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于衞河 治間黃河變遷渦白河二道淤塞全河東下故徐邳獨受其害今欲復 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日白河弘 開封府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州出小浮橋曰北 引水通渦白河則水勢自分河不得獨為徐邳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

萊河通復海運矣其議亦可謂衆多其慮亦可謂周悉矣議開支河者

支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矣議開新河濟運舍黃河而不由矣議開膠

後又慮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地勢卑窪諸决之水漫流至此築 黄河故道也其小清口即今淮水所出之清口也欲議復七十里故道 至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矣在徐州以下謂清河縣之大津口即老 至于臨浦天津不惟徐邳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亦可助其形勢也如 之險並可遠避一議也其欲自昭陽湖東起汪家口直抵宿城一百四 鑿新河以通運避黃河之險河自馬家橋至直河出口計二百三十餘 隄 鉅費且恐難保故其說旋議而旋罷其議新開河者議欲自,加口鎮 冬春水平漕舟則由江入淮沂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沿臨清而 里其說復旋議而旋罷其欲自徐州子房山梁山至馬家橋上下開新 濬者一百三十餘里疏濬之內有分水嶺聞其地河形至今尚在但其 山東道副使王公憲所開膠茶河舊議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 河入十里置舊河于隄外使黃河出口之地並不相及呂梁徐州二洪 中間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口舊皆貯湖水常足不假濟者三百餘里 十餘里開河入運一議也其欲開膠萊河通復海運者循嘉靖十五年 西蓋點見 治河中

道乎夫舟自清江浦口至天津路凡二千六百里其中由河行者八百 少有山又有湖又去海口漸近海口則可濟河身則可疏又得淮水合 湖爲之貯不得不日夜講求隄講求壩經營捲埽也河害之在徐邳仍 河害之在梁宋其地多浮土虚沙既無堅山壁岸爲之障又無長淵深 家自會通河成借河入運雖得其力亦受其害不然彼河自爲河耳又 後以河流入海舊無阻塞卒不議濬此亟爲運道計大略又如此也國 此又一議也復有為淮安計者欲濬草灣以分河入海不令直犯淮城 又所歷有劉家島蓬萊島黑水成山大洋甚險後王公以陞去事遂寢 里由海行者八百里海行既由小海不由大洋非若昔元人海運之遠 由小海中行舟自不險然後由麻灣海倉二口徑抵天津直沽豈非便 馬家壞未通漕舟出大洋故也今馬家壞既通我舟則不必由大洋直 安清江浦歷新壩馬家壕而來計良便前是以海運爲險罷海運者以 而衝海口海口必日闊而日深又有隄壩而爲之障河自歸河而沙不 下多爾的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如河成我江漕餘淮

着之ノイノ

小衝決潰泛即使有前代洪流大浸自足禁當此再導山治水可法也 萬之利宜莫于先審河岸次審河勢河岸堅則身直河身直流不屈曲 歸而不得泛用一年之勞可保數十年之安捐數十萬之費可收數百 平之利謂河無患可矣今若果得長策善畫令河有岸而不得衝水常 壅且高家堰久築而高寶既免近浸之虞歸仁集又築而泗洲復享奠 則河自不淤夫安得有長山而爲之岸堅土而有之障設使有之無論 十里地高人力難施故廢之余當躬臨相度原係平地雖名分水嶺視 無緩急矣又謂膠萊之說至今可行也所聞前是議罷者以王千壩三 所以再蹟如龍門壺口徐州洪至今存未當變水有山爲之岸岸堅水 他處稍高丈許非崇岡峻嶺也此河一濬可以達直沽漕舟入麻灣海 但慮徐邳泛決誠恐漕河萬一决壞則我四百萬漕將安輓之京師不 入于海其傍河郡縣土地可永免昏墊魚鱉矣予尤有深長之思又不 山而爲之河岸乎則有早移河于山下使水行山足河安流直東射而 不能如何也今果能如徐邳以下履地而擇之測水而引之假令得長 運 耳 見 妹 治河中

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 大始名黄河然水稻清人可涉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 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 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 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 也思本日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 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矙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 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火敦腦兒羣 王圻日河源在土番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 其次矣 務如此則可通漕便誠國家萬萬世無窮之利也至于泇河子房山又 倉乃設重兵民屯守膠萊海次屹然為一巨鎭專意衛漕舟防海寇為 【・卷之入十入

竣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

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黄河合又一二日岐爲入九股名也孫幹論譯

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 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 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日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 即及閥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剌别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 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即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 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剌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 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日自渾水東北流二 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 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 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 或半里其深回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 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 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夾束廣可一里二里 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 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 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拶河合鵬拶河源自鵬拶山之西北 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日自乞里 等處宣尉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 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番 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 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 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 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日自哈剌河與黄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 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 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滕哈剌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剌河自白 豹類羊之類其東山盆高地盆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 卷之八十八

自青唐宿軍合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二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

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魏水合魏水源

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 德州葭州及與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 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 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日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八百餘 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水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 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 合洮河源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 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 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亹河合湟水源自祁連 龐河合野靡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 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几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 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几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 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臺河浩臺源自剛丹州之南剛丹山下水 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

ō

Į

をされたい

治河中

, †

花水四月龍麥結秀雅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 水朔方野地深山窮谷固陰冱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 開冰泮而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 邊候水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桃花始 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 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 河中府遇潼關與太華大山綿巨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概河 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 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 王圻曰黃河隨時漲落舉物候爲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 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 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 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 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調築塞之物稍芟薪柴健振竹石茭索竹索十餘萬謂之春料韶下頻 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决有司常以孟秋預 行舟值之多弱謂之篤浪水退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 流樹其下謂之場岸浪勢旋激岸土上漬謂之拾捲水侵岸逆漲謂之 葉寒而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爲准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 秀謂之荳葉水八月葵薊花開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 蕩山石 水帶**礬腥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荳**方 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栧白亦謂之明擢湍怒略停勢稍泊起 水勢凡移洪橫注岸如刺毀謂劄岸漲溢喻防謂之抹岸歸岸故朽潛 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 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瞭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 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串落直流之中忽由直橫射謂之徑群水猛 索長十丈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歸塲掃之所密布茭索舖 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稍辦竹糾茭爲索以竹爲巨 老之八十八

孫家口之濬而河之正派遂併力以入于徐識者不待今日泛濫而業 橋一出溜溝此六道者皆入漕以合于淮後乃數决數淤諸道寢塞及 遷其東分五道一出陽谷一出塌摥口一出徐之小橋一出沛之飛雲 許國日國家運道徐沛而下則由江入淮由淮入河徐沛而上則由會 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婦下非積數量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 摄泉閍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維之遇河之橫則 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積置于卑薄之處謂之掃岸既下以 束之復以大茭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 稍稍茭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 南分二道一出壽州一出懷遠此二道者皆入于淮其東南一道出宿 之役迨今僅十餘年功方告成患復隨至此其故可推已初河自汴來 通浮衞以達京師故徐沛之間漕河所經譬之血脈貴其流通譬之咽 水岸者皆以蹙水勢護隄焉 **恢患其阻隔而河水入漕往往潰决淤塞頃年以來徐沛為甚自房村**

村之舊功數世之利也獨儲利內移國用方詘工尚可倩費無從出臣 流可截則截之或別道可開則開之非可以懸度而臆斷也至于漕溝 尚潛漫于其間恐未易爲力是在當事之臣相其形勢審其機宜或可 平决口可塞而挑濬之役固可畫地而分至若溜溝而下至茶城河水 東以導新安未知試否誠饭其意而善用之以爲疏水之法即水勢宣 成跡具在而地又密邇勢亦相關當時聞欲開趙皮寨以分孫繼桃安 沙灣矣其言曰吾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决决止乃濬其淤然後因 **濬淤者皆先于决口開月河以便漕舟今開境山旁水稻可間行此亦** 漕臣以聞天子下其議臣竊惟今事勢固難遙度要以通漕爲急昔之 爲巨浸漕築壅爲高埠沽頭以上沙與城平水爲逆流運道阻絕于是 知徐沛之當爲壑矣今南及茶城北至金口百二十餘里之間平原蕩 而爲之防竊爲□今目前之計宜亦無出于此且房村之役經歲未久 既濬運道以通又必循渠而岸築長隄以防在乎尋曹單之遺緒接房 一便也因而用之則月河可以無開其治之之序則徐武功嘗底績于 卷之八十八

勞苦非直胼手胝足已也又其家俯仰之所賴絕無他計不有以深念 于地方召之以飢寒之民而當繁深負重之役烈風所侵泥漆所濡其 而厚恤之勢不聊生竊糾所派一夫之工食率日以四分或五六分爲 水之漂沒其士民催出于波濤者飢寒愁慘可知矣而濬河之夫勢必 河之憂以間千百年之利可議也何則徐沛之間民素痼察今復遭大 也預防淤塞之漸可議也求黃河泛濫之故疏其勢而平之以無貽潛 履其所視地勢而爲之大都候河水旣退併工挑治因出土厚築長隄 沒遇上下之艘不得往來其當用濟至亚也開濟之宜大臣行水者親 李存文日頃者河溢豐沛漫入漕河浮沙之所積壅漕河之身將至湮 方籌之書生何知焉 考往事揆諸目前必有通融之術以濟工役之與是又在經國計者多 聞先年治河或取椿銀或獨馬牧或撥權課或增鹽引或賜復樂除參 固自有都水之計算矣非可坐而遙度者愚獨謂優恤人夫之實可議 一帶于溜溝之上下以防異日河患其高下曲折之宜先後用功之次

率無方雖千萬無什伯之用每每類此愚以爲治河之役無專務多起 難完錢穀之費有愈甚者竊見國家有大與作每起夫以千萬計而董 當一夫之實耳有司者以工之無效然後從而刑之則民愈瘁而工愈 之救死不瞻矣何暇于困憊之餘而盡力以供其役蓋十夫之名僅足 有司無稽察之明胥吏有乾沒之弊較之所派十不能得其六七則民 所望或可以僅支其半民亦甘心出其力以服役于公第恐散給之餘 之務令誠意之所感動法令之所周防吏書無侵漁之弊而民實蒙其 則其力勸民心怨則其力弛天下之理有固然者况古人教災之議多 丁夫但上自大臣下及部使者皆深念徐民之疾苦以心體之以身親 限誠使此四分或五六分者皆入于人夫之手則衣食之所資俯仰之 道豐沛之間往往舟膠淤淺自溜溝偷家閘以至沽頭閘多有泥沙匯 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能無念哉此其當議者一也往者愚計偕而來 有因而起大役以賑之者誠處之得其宜則工役既完而民患亦濟否 惠則心悅誠服自奮然子來以趨事即數千之夫猶數萬也蓋民心齊

爲之人力旣加而後水由地中行焉未聞俟水之盡平而治之者要在 封透北浚河入新濟河與衛河使南行者自淮而入于海北行者自衛 之高論特未當舉而行之愚稱觀宋張丘霍之論皆論黃河入海之路 止于一淮其源大而委小而不足洩其滔滔之勢故河恆决意欲自開 景濂張東白丘文莊霍文敏諸臣所議與近時周恭肅所奏者皆一時 患則自古議之詳矣自局漢以至勝國其所建明者且無論即我朝宋 漸不可坐而待斃也此其當議者一也若夫漕河之阻每有于黄河之 隨時而經營之耳今往者既不可追自此以後宜勅河工諸臣預防其 方流無可奈何則大禹之治洪水其距川距海之功亦正于泛濫之時 皆以淺爲名其意固以河不能無淺而欲亟治之于其微也若謂水勢 而入于海河分雨道則其勢漸衰其决當少此卽禹貢九河入海之意 則河雖溢不至若此之甚國家設都水之職置撈淺之夫每治河地舖 溢而勢已若是矣假令漕河之身類皆通利深廣苟有淺即從而濬之 而爲洲渚幾不能舟當是時論者謂此河不久將淤蓋不待黃河之近

卷之八十八

溝洫縱橫民皆取水以治田水雖多而用之者亦無限故勢分而不至 渠達于大渠又次年則田間之小渠盡達于中渠而夫役之法則並用 不至併入于黄河且澆之地可黍可稌旱勞之水有洩有蓄青齊皆成 災而有興沃壤之利雖大費于一時實永逸于千載最爲上策議者謂 涓滴之用皆聚而歸之于海則其勢自橫溢又復加之以夏秋之霖雖 于爲一今河之水合沂沚泗汶之流與西域諸水亦至多也而未嘗有 之計無踰于此愚觀江南之地號爲澤國其山水海潮之至甚盛獨以 軍民錢穀之需則增廣鹽利其疏繁鑿明徵也夫此言近迂闊而千萬 至周恭肅所言者則欲使中原之地各修溝洫使秋之雨水有所容而 天下之事亦在人爲之耳况成周井田之政必始于洛邑正今中原之 渭未知用之及鄭國之計一施而溉田數萬頃涇渭遂利于天下則夫 黄河自古無用之者今爲此非宜不知鄭渠白渠其始皆平地自有涇 欲不潰不可得也若溝洫之政則水有所用自有所容不惟減泛溢之 沃壤而河流自平其法以三歲為率初年則大渠會于諸河次年則中

地何爲乎不可行者特天下之財未充故因循未舉竊謂究竟當行之 卷之八十八 治河中

策願吾君吾相當加之意耳 顧紹芳日獨黃河歲歲為患决徙無常其細者瀕河之民束手以憂魚

有所當悉然但知為國而不知為民忽于小而難于大則非治安之長

也夫黃河者天下之元氣漕河者社稷之元氣其勢相關而其計慮誠

古之河患小而今之河患大也惟資漕以河也欲缓而治之則妨漕欲 患止于河而今且移之漕矣是昔爲四肢之疾而今爲咽喉之病矣故 此夫河决為患自古記之然而古今之變可略睹也何也昔之河决其 鼈而其鉅者轉漕不繼將國家有咽喉之慮是以廟堂之慮宜莫急于

瀰漫千里河去則陵谷互遷轉漕之道幾于不通當事者蓋亟憂之矣 窮故古之治河者易今之治河者難也然則河終不可治乎愚以爲有 急而治之則惟補苴旦夕以徼倖于歲漕之無梗而河患終相尋于無 目前之計有萬世之計所謂目前之計者何也聞之徐邓之間河衝則

故有欲堵塞决口而歸水于河者有欲因勢冲刷而注水于海者就二

者非不言治下流然自淮而止矣以河之大且迅而一淮受之其勢宜 之漕則可耳今歲河决矣聊以補苴而集事來歲又决矣又以補苴而 必不能循循焉以就吾之利導或盜而爲害此爲補苴一時以濟來歲 徒濬上流而不疏其下流疏下流而不竟其所歸何者河形亢亢則必 邑流亡漂彌之災無歲無之而不知所息肩也夫河之所爲衝潰四出 制淮形卑卑則必害勢固然也而所恃以分其勢者又僅止于草灣 集事水衡之金錢歲費以巨萬計而無窮之巨浪未有瘳也瀕河之都 不足以勝其橫潰奔逸之勢或激而為災主于冲刷則其盛氣而來者 則其鋒益殺而河流當漸安矣雖捐尺寸之地以予河可毋惜也以地 而自淮以外視其勢之所决而可以別爲支流者可因而淪之勢旣分 有所弗容者大再九河之疏意亦爲此愚以爲九河之迹宜不可復尋 而莫禁者河之未有所歸也河之未有所歸者下流溢而無所受也彼 口則何怪其衝演四出而莫之禁哉爲今日計者宜莫若治下流夫議

說而觀之一時所以捍救之方可謂得矣竊恐主于堵塞則區區人力

未可弭矣淮廣而河流益分海口治而分者始有所歸也堯以治水命 必且朝餐而夕病故河流分矣而海口不治則淮必且通且淤而河患 形譬之人身海猶腹也河猶胃也即有人珍之美止于胃而不止于腹 卷之人十人

洪朝選曰按古今治河之策莫不以宣導爲上隄防爲下然時勢不同 于大臣破功令而舉士而又議行海運以寬其期凡所以委寄股肱奔 再必八年而後考其成非常之功故非常格可得而拘也頃者假便宜 之平且將拭目俟之也 走羣策者可謂扼其要樞矣將必有非常之功以襄萬世之計者河患

事災而異前代之資于河也利與害大抵相遠故全法其害則全獲其 所接濟既由徐沛蕭陽之間而行則黃河之來一石帶汙泥數斗其勢 黃河則舟行陸地中牽挽不動故必導河向徐沛蕭碭豐而後二洪有 有大利何者運河惟資山東之泉水足矣初無所賴于河也然二洪微 利我朝之資于河也利與害大抵相降故有其利則有其害有大害亦 必淤淤一處則决一處而利害之相因于是乎爲無窮矣是故我朝治

手胝足而不勝勞瘁者乎大抵治河者委于治河之官故事行勘一聽 宇文愷等之所爲者乎每藉口必曰神河而皆付之曰不可治又曰神 當以利而諱害亦未當以害病利也今日司河漕者能如晏自按行浮 盡得運之利與害各有四當時即盡以漕事委晏使晏得盡其才固未 者其治淮者輒委之郡縣之守令彼以守土為職其所見又復然如之 之于郡縣佐貳彼以河為職遂見黃之害而不見淮之害見黃之利而 再尚不能治不知今之人有能三年于外者乎三過其門而不入乎肼 淮泗達于沂入于河循底柱硖石觀三門遺跡而至河陰鞏洛視前人 不見淮之利不知淮利而黃亦未嘗不利淮害而黃亦未有不受其害 少者為之則可矣漕渠古無有也自漢唐以來宜莫如劉晏然史稱晏 陳堂日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有利而無其害者擇其利多而害 之方爲最上策雖萬古一致也 河獨難于前代以利害之相隣也故隄防之設决不可緩而宣洩利導 何而不互相持衡莫决也夫人臣為國家守財非徒能守其財之難而 見練

Ğ

卷之八十八

潘季馴日水性就下以海為壑向因海蓮河高以致決隄四鎰運道民 愚慮河之患無已時也 理漸熟河患方殷而又以陕西巡撫行矣使鑑此而李世達者又復然 傳希擊彼自以爲實心任事者三年考滿不聞查核功罪其在于今經 卒皆三年之內僥倖無事相繼棄去何怪乎河患之日甚一日哉卽如 國計者皆過也錢粮既已不敷而國家之待河漕二臣轉復以次叙遷 而亦苦于措處之無及東搜西括莫可支持他可知已愚以爲今日司 即如崔鎮口與高寶隄之築塞皆傳希擊與吳桂芳以爲必不可已者 河工之急也欲裁其費則用小面不可為欲大其施則力限而不能為 豈以百姓爲可緩而視身之咽喉腹心不若肩背哉彼河漕二臣目擊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若之言固似孔子者二部大臣 揚之地則腹心也運道則咽喉也今工部錢粮日上用急矣不知百姓 善用其財之難今之戶部錢糧日清邊急矣不知邊猶人之肩背而淮 無所責成其彈心竭力鞠躬盡瘁者秩不加陞坐視如故者罪不加罰

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既漬隄以旁决矣至于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 東隤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下策豈得爲通論 黃决崔鎮等口而水多北濱為無限也淮决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多 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 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爲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爲患何哉卑 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决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 之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 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 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利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 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 須深闊相類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 關四套以下獨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織使欲另開鑿必 海有潮汐茫無着足不得已而議他闢豈知海口視昔雖难然自雲梯 N. 治河中 十九

送えて十十

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而以濬海爲上策則誠然矣第

嗣河不挑而深矣此職等所謂固隄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濬海也 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溶而 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令黃淮全河之力涓浦悉趨于海 河而嚴司啓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 不旁决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决而會黃力 斯隄于是乎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隄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黃 隄之不决者必眞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 師古則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 論爲政則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 事師古者罔愆智不擊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爲喻而 職等故謂今日濬海之急務必先塞决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决而欲 專淮黃旣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淸江浦 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既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于海乎 趨于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

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 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 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甕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弱多 也後因剝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决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爭事 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 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死淤故嚴啓閉之 **省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 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黄河張 語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張道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 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途至淤阻而新開支河陽僅二十餘丈深僅丈 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 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 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于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 口會河而東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胡元歲漕江

播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今臣等乃欲塞諸决併二瀆而不使之少殺 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 循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于此也惟有修復 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 仍不免暴張致傷兩隄故欲于崔鎮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 而乃挽之使北黄河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 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 免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于閘河耳黃河河身廣闊撈濬何期 三道萬一水高于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 身既復面闢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 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 自演此崔鎮諸口所由决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闊 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旣壅上流 以海爲性也决水乃過額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 卷之八十八

其地而去再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 之濁今自河南府之圓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 之同入于海其意蓋可想也況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再導 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日九 者竊謂河水旁决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 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 河入海止經郟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 河非禹所黎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黄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 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窒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眞上類多卑薄已非 處也隄以防决隄弗築則决不已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 淮水旁决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鎭口等大小二十九决此黃水旁决 梗阻皆由此也臣等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 八升之沙非極端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 制矣且夾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决耳合無力監前弊凡隄必尋

ないし しー

指河中

-+ -

糧運過完即行封固惟遇鮮貢船隻方許啓放仍行查復五壩使官民 在嘉靖初年尚爾循行故事制非弗善也奈何法久漸馳五閘已廢其 其眞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 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高堰民熱可瘳斯亦得策但勘 船隻照舊車盤毋致曲狗姑容致壞良規黃強淮弱每每逼淮東注故 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將見存四閘俱加修理嚴司啓閉俟二月前後 撫啓閉屬之分司運畢即行封塞一應官民并回空船隻悉令車盤此 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繹賈讓不與爭地之旨做河南遠隄之制平 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線溝葉家 乃可奪流今見存大河口窄狹不及桃清三分之一而三義鎮入口之 得原河七十餘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 **江伯陳瑄創開襄河仍恐外水內侵特建五閘設法甚嚴鎖鑰掌于漕** 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决之水漫流至此一望彌茫築院費鉅且 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殆盡漫無啓閉是以黃淮二水悉由此倒灌致

一巻之人十人

散漫湖波一望無際原係民間住址陸地非比沙淤可刷故河流通年 衆云孫四丈餘其河身之本體也又詢小浮橋迤西則爲胡佃溝爲梁 桃清淺阻也高堰黃浦淮水橫流淮揚之民久爲魚鼈也淮黃雨河之 又日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日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鎮諸口未塞 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南被沙溪至嘉靖三十七年 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蕭縣薊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名日銅幫鐵底 七人尺至二三尺不等而梁樓溝至北陳三十里則止深一尺六七寸 即去歲八月所决之口也其間淺深俱不能答隨據揭報前項河水深 樓溝爲北陳爲雁門集而石城集而石城集以上十五里則爲崔家口 道處所衆云出徐州小浮橋此黃河故道之最順者也又詢水深若干 必資故人人得而言之也然其大可愛者不在此也卽詢黃河出接運 水漫無歸宿海口沙墊也此徐州遙南之患耳目之所覩記運道之所 而淺阻如故也隨據徐州碭山鄉民段守金襲泮王霜等各呈稱老河

恐難保三不便也

道口司家道口牛黃烟趙家圈至蕭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平 迤北硯山迤南嘉靖年間岸闢底深水勢安流既于運河無虞亦于民 者四分之一地勢高亢南趨便利用錐鑽探河底俱係浮沙見水即可 舊河形迹見在儘可開復臣等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 商邱諸縣至新集閱視問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隨據地方 淤河隨北徙黄河泛濫青野汪洋居民十不存一運道屢年阻滯告乞 告俱爲乞疏舊河便民事竊照黃河故道自虞城進下蕭縣進上夏邑 衝刷又據夏邑虞城等縣鄉官王極鄉民歐陽照等七百餘人連名呈 鄉老斬廷道等稟稱去此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 道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歸德府之虞城夏邑 丈有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怨乞開復老河上下永利等情當督前司 河遂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河底即是陸地比之故道高出三 田無害商買通行貿易大遂民稱豐庶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故道漸 卷之八十八

早爲開通上利下便是誠萬世盛舉等情臣等度其言實爲採本之論

年亦常建議開復止緣工費浩繁因而寢閣臣等竊料先時諸臣雖以 之害此其小也夫黄河幷合汴沁諸水萬里湍流勢若奔馬陡然遇淺 崔家口一帶淺阻去處或可疏淹成河易為力也復督各官駕小船至 變而爲溜溝再變而爲濁河又再變而爲秦溝止因河身淺难隨行隨 决隨塞亦非有甚難者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 徙然皆有丈餘之水未若今之踰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速查得此河先 也又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 形如檻限其性必怒奔潰决裂之禍臣等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 梁樓溝北陳等處躬親測量委果淺阻河底原係陸地委唯衝刷一縣 新集造東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 罪將安解目前既有一河可通姑為苟安之計耳且所慮者他决也隨 工費為解實非本心蓋誠慮黃河之性回測萬一開復之後復有他决 但道里遼遠工費艱鉅復又沿河量度更無省近可從者而臣等猶冀 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濫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 黄

Ų,

**** L L

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勘得北陳等處原深一尺六七寸者今止 深七八寸臣等看得伏秋暴漲之時水增六尺有餘則客水消落之後 為復之便至于復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等計之 候秋深水落會同山東河南撫臣及兼理河道巡鹽御史躬親勘議如 不免仍存本體矣伙望勅下該部查議特差素識水性科臣一員前來

之論河源者率皆本此莫知其非也至元始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 盧奇日漢使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爲二水發葱嶺超于關匯鹽澤 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悶磨黎山世 果可復即便估計錢糧會本題請早賜施行地方幸甚

符往求之日越月而得其說如圖所載還具以開翰林學士潘昂霄撰 記而臨川朱思本又于入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譯之與潘

大通河即路河源出昌平州白浮村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匯為七 終舉至今鐵悉具備故巫載焉 盧奇日國初都金陵則漕于江其飾遼卒猶漕于海自永樂都燕後歲 韵博聞不獨于山然也 異此哉或言天下之山皆原于崑崙自今觀之豈足與辨未能實詣而 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 互有小異俱載元史然黃河水東北流歷西番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 衛會御史濬之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中間設慶 以來河流漸淤正德間累疏之功不就嘉靖六年遣漕運總兵及錦衣 里元初鑿名通惠每十里爲一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永樂 里灤東貫都城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餘 漕東南四百萬石由江涉高寶諸湖絕淮入河經京師洪泉壩閘以次 里外蓋爲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世之受蔽于外舍近求遠者何以 里始入中国又東北流過虜境几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

二十四

會通河自臨淸迤南至濟寧州元初開渠至安民山一百五十里復自 單易于衝决轉費修治嘉靖十三年議准思縣東光滄州與濟四處各 **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之蘇門山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 流每于淺處設鋪舍置夫甲專營挑濬舟過則招呼使避淺而行 屢决正統三年命官相視地勢自河西務徑二十里改整須下河逐安 豐等五閘以蓄水 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源遠流迅河皆溜沙每夏秋瀑張屋築 白河南去通州二百里其源出胡地經密雲縣合大通榆渾諸河凡三 建減水閘一座以洩漲溢 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出臨清至直 山之西南開渠由壽張至東昌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升汶絕濟

主歸漳衛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漕州鄆城縣兩河

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漸淤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疏鑿故道乃于東

縣阜山一出塞子村俱至州之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其源實出徂徠 **汶河一出新泰縣官山之下日小汶河一出泰安州仙臺嶺一出茶蕪** 平州戴村汶水入海處築一土壩橫亘五里遏使西流盡出南旺四分 洸河乃汶水之支流出寧陽縣北三十里又循縣南流三十里會諸泉 運之利 沂河源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一西流至金口壩一南流俱與 山之陽與小汶會經寧陽縣北罡城歷汶上東平東阿入海元于罡城 往南接濟徐呂六分往北以達臨清自後添設新開修築舊岸大爲漕 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出間河 水盡出南旺于是沂泗會濟而汶不復通洸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 左築壩遏汶入洮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以達淮自永樂間築戴村壩汶 泗會出港里河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入蒙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水 山東澗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俱入淮河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茲發西流至兗州府東又南流徑橫河 卷之八十八

會于汶元人作金口壩傍有河西通濟並入會通河 濟河出五尼山至河南濟源縣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于陶又東北 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兗州入濟又南流會洸水至濟寧出天井閘 夏秋水長則啓開使南流會沂水由卷里河出師家莊開冬春水微則 與沂合元時于兗州府東五里建閘壩遏泗之南趨國朝因而修築每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绵山東谷由太行之麓至河南縣武縣黑陽山與 衛輝凡六十里與衛通天順七年河趨陳穎入淮乃開沁以達徐復引 報前代嘗引沁以通衛正統初其支流猶自武陟縣東北由紅荆口經 **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以濟徐呂二洪每年水勢淺深管洪官按季奏**

三年河溢榮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 濫至山東勢益峻急衝决無常洪武二十四年决原武于安山正統十 黄河發源詳載元史其流合陝西山西諸水而始大至河南乃散漫泛 河以合泗而入衞故道始凐

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遂决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 家口馮家口等處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買 等處隄一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决口更名安平鎭又于河東置石壩分 海運舟甚難遣官濬買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由梁靖口至下家道口 命官塞之十二年溢武城縣壞城郭田盧即行修濬嘉靖五年上流縣 魯河改至張家口等處鏤水小隄循運河大隄東南行而買魯河下流 餘并築大名府三尖口等處長隄二百餘里及修南岸于家店筒瓦箱 遷縣小河口一由亳縣渦河會于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築堰壩十 牟至潁州東入淮又濬四府營汙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 會黃河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濬絲家護口別開新河一道引水南由中 制水勢復于開封府金龍口筒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水東北入運 州府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入海景泰四年塞之更作九壩入閘以 五洞以洩水勢令管河官隨時修治正德四年验皮狐營决曹縣之温 河而紅荆口幷陳留通許二縣俱淤淺疏治未幾又决張秋河水以入 二十六

曲頭集淤四十餘里三十七年淤新集趨段家口析爲六支入運河由 崗上流支河三道引水東注以濟二河二十四年由野雞崗决而南至 流政遷罷役十四年築盆河口樓水隄三里又于曹縣八里灣抵縣侯 舊城隄百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渡口找上流以 從而向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泥沙塡於三數十里力衛僅通 金鄉魚台單縣漂彌甚衆議築曹縣等處不果三十一年又决房村至 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于家道口派河五十里二十一年又鑿野雞 勢沛漕復通九年自沛北徒橫流金鄉魚台出穀亭口命官濬趙皮寨 泗州合淮入河遂治蒙城五河臨淮等縣二十五年又決曹縣溢武城 家林築長隄八十里十六年擊地丘店野雞崗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 抵寧陵故道及築曜州張見口至歸德長限百餘里以禦泛張尋以河 舟楫六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于昭陽湖東北改藝新 **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台口入昭陽湖汶泗南下之水** 河以避黄河衝决之患尋以災異罷役即故道濬之修築單縣至沛縣

卷之入十入

縣後至金五港入海然汎治如故徐豐曹沛之間隨塞隨决五年秦溝 茶城復淤修建境山閘幷護房村等處隄岸四年開艸灣導河自東安 復故渠盡塞諸决口六年築限自徐沛至宿遷三百七十里萬曆元年 隆慶四年又决邳州注睢寧出小河口自曹家口至直河派百餘里濬 遏河流之出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橫流始絕惟茶城時有淺阻 **遂决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胡陵城盂楊泊至穀亭南** 復淤自崔家口歷北東雁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自九 **溢于徐乃接故蹟濬爲南陽新河幷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隄馬家橋** 碭山趨郭貫樓析爲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二洪四十四年郭貫樓淤 徐州洪為運河要害亂石峭丘凡五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成化四年 遏南奔入淮之勢又建滾水石壩四座以鍰汎濫之水使不能演决而 渠多淺六年議塞崔鎭口築遙隄束水衝沙計五萬五千九百餘丈以 里溝誼安山歷符離出小河口而崔鎮大决散漫湖泊間桃源以下故 出河流乃安

羊山新河萬曆十一年議准由昭陵祠黃河出口歷羊山均華山梁山 接境山開河置閘以備戚港之害 時修築嘉靖二十年洪下亦置石閘 八年發二石隄十六年建石壩後于壩西築隄洪東發路遇有損壞聽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要害成化 置石閘一座 整石以利舟楫骸石壩以便牽挽遇有損壞隨時修築嘉靖二十年增 1 卷之入十入